

“救世军”在老北京贫民窟

觉醒的民族

● 感 ● 悟 ● 名 ● 家 ●
● 肃 ● 勃 ● 著 ●

● 经 ● 典 ● 小 ● 说 ●

皈依

京华出版社

皈依

●感●悟●名●家●经●典●小●说●
傅光明 主编

华
夏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皈依/萧乾著.傅光明主编.—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感悟名家经典小说)

ISBN 7-80724-068-7

I.皈... II.萧...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9595 号

皈 依

著 者 ☐ 萧 乾

主 编 ☐ 傅光明

策 划 ☐ 王金文 华飞

责任编辑 ☐ 和庚方 魏龙

责任印制 ☐ 和庚方 魏龙

装帧设计 ☐ 虚竹堂

出版发行 ☐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楼 2 层 100011)

(010)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发行部)

(010)64258472 (编辑部)

E-mail:80600pub@bookmail.gapp.gov.cn

印 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 787mm×960mm 1/16

字 数 ☐ 190 千字

印 张 ☐ 19

印 数 ☐ 0001~6000

出版日期 ☐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724-068-7/I·150

定 价 ☐ 24.80 元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关于作者 萧乾 (1910~1999):
原名萧秉乾,生于北京,蒙古族。
1933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并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蚕》,从此步入文坛,并被誉为"京派"的后起之秀。1935年大学毕业后,任职《大公报》记者、编辑。1939年赴英,任教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兼任《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国。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篱下集》、《栗子》,特写集《人生采访》,长篇小说《梦之谷》,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

感悟经典

傅光明

“1911年以来，中国人的生活经历了一场也许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变革。中国的古老文明就像一条大河，静静流淌在处女山的深谷，虽经盛衰荣辱，却没有什么能影响改变它的方向。直到上个世纪(19世纪)末叶，这条河才不遂己愿地与世界文化的海洋邂逅。激烈的动荡很快产生了众所周知的文学革命。满清帝国崩溃，古老神圣的传统形式随之被遗弃，白话被采用。……这一势如破竹的成功改革被骄傲地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白话可以表达一切人的情感，描绘地球上的一切事物，从一处瀑布到一只昆虫微微发颤的脚足。”

以上这段话，是恩师萧乾先生上个世纪(20世纪)40年代在英国向西方介绍中国新文艺时写下的。他文章的题目叫《永别了，老古玩店》，意思是“五四”新文学永远告别了文言传统的“老古玩店”。而今，已经进入21世纪了，回眸遥望，在白话文写作也已近百年的文学长河中，那些最早在“思想感情上都是社会改革者”的小说家们的作品，不仅没有被尘封进“老古玩店”，相反，却具有了陈酿弥香的经典意味；此时感悟经典，不仅不会有过时之感，相反，却可以在他们用笔留下的文学的“苦难蚀刻”里，寻觅和挖掘到历史的旧影与记忆。

为了要疗救国人灵魂而弃医从文的鲁迅，出手即是大师手笔，他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自此，他便不间断地以小说、杂文的形式，对各类中国人进行无情的，常常是尖刻的讽刺，“呐喊”出深邃不朽的思想的真声音。同时，他的“彷徨”于无地，也从此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永远背负的精神十字架。

与鲁迅同时的“五四”一代小说家，几乎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是特立独行的艺术存在：许地山高擎“人生派”的大旗，浪漫地“只希望能为那环境幽暗者作明灯，为那觉根害病者求方药，为那心意烦闷者解苦恼。”郁达夫则在“自叙传”式浪漫抒情的写作中，以凄切、哀婉的格调，率真地表达出受压抑的灵魂，执著地张扬个性自由的精神意志。作为自然主义热心信徒的茅盾，从现实中汲取素材，成就了全景展现中国城市和乡村风貌的《子夜》，从题材的选择到主题的开掘，一下子拓展了“五四”头十年狭小的疆域。巴金，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以不妥协的精神完全充当了他那不满的一代的代言人。他是以写小说作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一样，都是痛苦的挣扎。他是以小说的形式发出“追求光明的呼号”。一幅美丽的图景“引诱”着他

的生活和写作,因而,小说中也就自然留下了他人生旅途的痕迹。

老舍几乎是中国现代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家,他的中短篇小说同他的长篇小说一样好看,语言俗白鲜活、简劲自然,结构匀称严谨、疏密有致,以诗歌的笔法,在有限的篇幅里,用幽默激活讽喻,用诙谐撩拨鞭挞,用人物和故事穿透时代和历史,呈现出独有的极具个性化的小说文体模式,以及超越了纯粹“京味”与“满族情结”的精神文化意蕴。

沈从文则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常被描述成一个文体家,读他小说时的心境好像是在读诗,且常能从中谛听出音乐的律动。他善于以乡村的眼光,以乡下人的视角,审视现代文明,关照人性。他从充满了原始自然气息的湘西边城,走向了世界,成为中国现代少数几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之一。

再来感悟女性作家们的经典手笔,是否会觉到从箱底翻出老祖母的衣物展览一样过时呢?我相信答案也一定是否定的。冰心的诗意抒情,庐隐的悲愁哀怨,苏雪林的清爽道劲,凌叔华的疏朗飘逸,以及石评梅的豪情壮怀,萧红的凄切忧婉,丁玲的敏锐犀利,从没被后代的女作家们所淹没。相反,随着时代的流转,她们的作品也依如那陈年的佳酿,芳香四溢,滋味醇厚,显示出种种当下女作家们所不具有的感人魅力。这也是那一代女作家被奉为才女的原因所在。

无论小说、散文,才女们的语言风格多富有抒情性和音乐感,这使她们的作品在承继了古代才女诗、词、曲、赋韵文文学的基础上,更把这个传统发扬在了小说和散文创作上。二十年代的冰心、凌叔华如此;到三十年代,丁玲、萧红在情感浓度和抒写张力上都较前人深刻强烈,刻画人物也更注重心理深层的挖掘,但文字的美致韵味依然。及至才情艳绝的张爱玲,更把女性写作引至一个意象丰富、情韵精微、充满了光华神致的境界,制造出“张迷”无数,成为许多后继才女们的大圣先师。

他们是中国现代新文学的拾荒者和开拓者,也是各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尝试者和实验者。难怪施蛰存对于在80年代以后涌现的晚辈作家们的各种所谓艺术探索,尤其是对于许多“先锋”的现代派技法的尝试,诸如象征主义、印象派、意识流什么的,曾不以为然并有几分自得地跟我说:所有这些,我们在30年代都已做过了,而且比他们做得好,一点不新鲜。

诚然,每一个时代该有它自己的文学。但经典的文学不仅仅属于它那个时代,它同时属于后来一代又一代能够感悟经典并能与其享受艺术共感的读者。

2005年5月21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目 录

1	蚕
9	邮票
19	印子车的命运
27	俘虏
36	篱下
45	放逐
53	雨夕
58	皈依
71	昙
83	道傍
96	参商
110	栗子
119	矮檐
132	鹏程
145	落日
152	梦之谷

梅刚迈进了门限，滑润的肩头就给正在踱来踱去的我一把抓住。说：这屋里几条生命？这突兀的劲儿怔得才下午学的她几乎把那双星波的眸子迸了出来。像只胆怯的幼鼠，梅左右盼顾一下，混着应属于给傻子的笑声，由鼻子里哼出：鬼！还不是两条！

就不是么：十条！我挺立在她跟前，差不多拍起胸来那么有把握地说。这数目惹得她头像巷里卖爱国布贩手里的小牛皮鼓似地摇了起来。又像那小皮鼓连续地不信任地哼。不骗你！扯了她的袍襟，像挂火车似地一直扯到床帐口。干么呀？对，这是女人该惊喊的地方了。别忙，一掀帐子，蓝素格的被单上平稳地铺着一个方匣子。匣子里，翠碧平铺的背景上正蠕动着皎白的一堆，盘踞的姿势不比赵子昂的八匹马坏。什么？呵蚕！梅也忘了这地方的不相宜了，伏下身去就数：一，二，三，四……别动手！呵，八条！呃，屋里有几条生命？

她说，怪不得你不想我了！早晨也不在窗户口儿那边吹给我爱听的哨子了！嘿，女人的嫉妒！可是——这话也不全假。忘掉这位可爱的邻居是天不许可的，可是像往日那么疯狂却当真已不！……今天早晨冒了雨，撑了

把女人用的油纸伞照例下山到万寿桥头去买我的十八学士和水仙。穿过仍然咕咕喳喳挤满了赤脚提着竹篮子的厨子和老妈的鱼市,到得桥头时,那被天气打破了饭锅的花贩,一见我这风雨无阻的主顾,就极高兴得由靠墙跟的小凳上站了起来。花选得特别加心,价钱又格外公道。买妥了一束杏黄色的十八学士,又挑了一束夜来香。当他拢起选好的花,用麻莲缠束的时候,我发见竹扁担的那头装满了翠绿的叶子。以为是野茶呢,就问:那是干么的呀?先生,这是桑叶。把缠好的花递给我后,他就掀开盖上的叶子,拿出一个小竹簸箩来。上面爬满了的就正是蚕,这么多的古怪小生命!我马上欢喜得恨不把花抛了。摸一摸袋子,只花了十个铜板,就被允准在几百头身世飘零的肥白柔软小虫里选了八头。一路上高兴得忘记了这是雨天。把花挟在肋下,屈屈身子,借过挟伞的那条臂,捧着我这八头——叫什么好呢?我是爱兔儿,小猫,松鼠和许多活物的人。这一切我都唤作小乖乖。就暂叫这八个团团罢。

回到家来,俨然获了至宝地跨进了门。房东太太正在堂地洗菜花呢。白头发洗黄菜花,多冲淡的一幅画!顾不得欣赏,也顾不得招呼,就匆匆忙忙地上了楼。攀高一层楼梯,这八个团团和我的关系好像就亲密了一层。想想看,飘泊在异地这寂寞的日子,凭空一来便添了八个缄默无言的伙伴。真地还是雨天好!

开了房门的锁,老规矩是用剪刀削齐了买来的花,用清水洗涤瓶子。然后带着些羞愧,把给过我一天一夜欢慰明白我多少痴处的花,打发出去。把新的花插在换好了新鲜井泉的瓶子里。嘴里还对被抛弃的花咕哝着:别生气,回一回土,明年此刻再崭新地来到我这儿。可是今天这闲心就没有了。

连花带瓶全交给了提着一壶冷水立在门外呆等的厨师傅,自己就下手来安置这八头污宝。全房子皆溜过后,十指交插在胸前,质问自己:把他们放在哪儿好呢?我简直像个好吃懒作的女人,养了孩子却没有个小床给他们睡,翻了三四个抽屉,才在那放梅的短笺和偶尔由她袋里抢来的糖果的抽屉里翻出她送给我那个精致的盒子,上面绣着围在一棵杨柳树下曼舞着的

洋人。她说,这是她爹爹由法国带给她的呢!这么珍贵得变成了废物的小匣,为这些小生物作个摇篮是再好不过的了。好,意思是把我最疼爱的生命安插在我最疼爱的匣子里。

于是,把带回来的一束叶子细心加以料理,用小剪子咬去生硬的叶梗,咬去糜烂枯黄的叶边。又选几片葱绿的嫩叶剪成散锦的星颗和一面缺块的月。等小匣子给清新的绿氛溢满了,才小心翼翼地把浮托在几片大叶上的蚕儿们捧出,像慈母卧婴儿似地一条条轻轻地放进锦匣里。有的一放,高兴得打了个滚儿,就驼起背来,一耸一耸地找寻所需要的食料去了。有的一放,还恋恋不舍地,抬抬头,寻觅这温存的主人,似乎想明白一件事情,想知道自己是什么样一份命运,到了这种地方。

等到这些团团们都卧下了后,我便把匣子由桌上移到枕畔。再不关心堆在窗前的课卷,只忘情地伏在被上凝守着他们。呵,小匣子绿得静得简直像伊甸园。遍地是美味果子,只要一张口就有得是吃。头上是无边的乳白的云霄。八个同伴身体光光,在一块儿谁也不害羞,想亲热就磨磨头。有这万能的主宰,慈悲为怀的主宰高踞在半空,用如闪的眼关照他们游荡在我手造的园里。他们舒服,我也感到作了神仙的畅快。

然而想让这八条生命占去我全部的感情,实际上还不是可能的事。当自己正混在这八个团团群中在乐园里漫游时,陡然记起明天九点的作文,还有一班卷子没看呢!这俗念马上就把我由乐园中逐到朱红条桌上一堆卷子那儿去了。我便又把我的感情埋葬在这堆卷子里。

黄昏时分,才把最后的一本加上了分数。哎,腿盘得酸了,手指也麻了。更糟的,是眼睛看别的东西像隔了层沙玻璃。吁了一口气,立在窗前眺望由闽西蜿蜒而来的长蛇似的闽江,和点缀在那长蛇腰部碧绿的沙洲。几只舢板嘎吱嘎吱地在给苍茫暮色罩满了的江上,争取最后的几百钱。一只开往上游的电船,尾部曳着白沫,正向洪山桥那边喘去。江边的苍前街当当的车铃和呱嗒儿呱嗒儿的木屐声还是那般清脆。我低吟着“鲛江月色”。我猜,斜对面梅家的那楼窗一定会有一个淘气的女孩出现,向我伸出纤细的手来

作着即刻就来的知会。然后我就该极其知趣地跑到楼门口去等待,不,去藏躲!然而唱到“庄稼上垛,我俩就结合”时,窗口那黄幔仍是像给怒气拉长了的脸那么垂掩着。我赶紧用尽了气力吹出“天际线外”的调子。显然地,把我吹成轻气泡,那窗幔也不会心疼。我正在测量女人残忍的深度时,忽然那片仅余的落日残晖如末日般地由我眼中逝去。头就掩在两只温润的手掌里了。一流少女的芬香钻进了我的嗅觉,痒了我的通身。吓死我了。梅,放开。回响又是一个哼,再一个带笑的哼,眼睛才触到光明。

鬼诗人!养了蚕却不喂。蚕?呵,我的孩子们!我的魂消失在红竿爬黑蚂蚁的课卷里去了。亏了她提醒。赶紧跑到床前看。呵,我造了什么孽,几条又白又长,长得像南非洲长颈鹿的孩子们,一抬一落地向我眈眈逼视,咒诅我这残忍的人。更可怜的,是两三条已枯瘦得像讨饭老婆子的腮额,软弱无力地蜷伏在仅剩了残梗的枯叶上,如荒年时吃尽了树叶的灾民般地等待着长瞑的一刹那。我惭愧得心痛了。呵,孩子们,你们想我是全能的主宰,是拥有一切的主人,便将命运交给我摆布。其实我不过是一个大于你们乐园中的一生物,忙得自己都顾不过来。你们信托我,其实我外行得懂得给你们把叶子剪成月亮,却忘记了准备该接济的食料。这快黑的时分,我可去哪儿寻讨桑叶!问厨师傅:说剪剩的桑叶全倒出去了。还立在黑的角落里,抱怨着自己粗心。他东凑西凑,才凑了不盈把的一些残叶。在清水里洗洗,勉强分给孩子们吃。呵,食料有了,瘦的也用尽那细长身体里所蕴蓄的气力,向叶子这边爬去。健壮的,就尽力排挤他们的同食者。梅赌气把叶全挪到瘦的身边,但壮的一耸一耸地又追了过来。谁也不能给他们中间一个公允的保证呵!

明朝下床一看,果然昨夜残喘的两条,已经死去了。自己还似乎带着害羞的心情,在临死以前把枯瘦成一层薄皮的身子,隐藏在一片残叶底下。活着的六条,因为叶子早已吃尽,也不大有生气了。看见我来,有的抬起头来作着向我乞怜的神气。孩子,这不是我的能力,我变不出桑叶来呵!有的,多半就是那最健壮倔强的,忍耐在匣的一角,等待丰年或死亡。我爱它,为

那怪样子，固执地充好汉似地，支持它的生命。

匆忙洗好脸，就下山为这些饥儿办给养去了。

既受过一次教训，这一来就买了一大抱桑叶。选嫩的洗了一些，就散堆在孩子们的身上，立刻，像埃及的五个丰年一样，孩子们都高兴了起来。一个个由盖着的叶下钻出黑喙的头来，各抱一个缘角，沙沙地吃起来了。这头一嘴一嘴地吞，那头的嘴往上一噉，就噉出一块青黑的粪蛋来。吃得那么痛快，再也记不起和他们同来而死在饥荒里的弟兄。

天天，我嚓嚓地在桌上写，他们哥儿六个沙沙地在我床上的小乐园里吃。我每天作完了人家的教师，转来再作他们的粪夫。碧绿的叶素通过那皎白的躯体都凝成豆蔻的碎粒。为它们换掉叶子，又看着他们眠起。到后来，那长长的身子就愈变愈透明，透明得像一个旷世弦乐家的手指。一股青筋，絮云似地在脊背上游来游去。我疑惑那就是我所不懂的潜伏在诗人魂中的灵感。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当我照例走到匣前查看时，看到的却是非照例的奇事。一个浅黄色的蚕躲在匣的犄角，如欧洲中古弦乐手弹月牙琴似地斜斜地织起丝网来。呵，蚕吐丝，蜂酿蜜。圣人的话不假。赶紧派大师傅给对面的梅捎了个信去。她喘着气就蹦了进来——像刚穿好了衣服，就等吃完稀饭上学去。梅高兴地拍起手来。匣子是我的呀！梅高兴地说。记起头一堂是陈老师的党义，把听党义同欣赏这小生物算算，索性不去了。于是我们就商量起叫它在哪儿留下这点生命的痕迹呢？忽然，机伶的梅说，我们背着娘在西禅寺照的像呢？好不好叫他们爬到上面去作点事情，织成一幅丝像？主意不错，而且也解决了我的蚕她的匣的难题。

于是她就一腿跪在椅子上，摘下靠窗壁上的镜框，匆忙地扯出嵌在里面的合照。我高兴时总爱逗人。这时又忍不住用初级的闽腔骂她二百五了。她笑着把蚕由它自织的网罗里掏出来，用食指轻轻地，母亲似的温爱，抚了一下那小蚕的肚腹，娇声说：小宝宝，好好地作！然后仔细地放到像上。回过头来半笑半愁地怜惜那点浪费了的丝络。

两天里,六条成熟的生命,都走尽了他们在绿园里争逐的途程,陆续地施展起一辈子的抱负了。

从此,桑叶在我失却了其宝贵。我的工作也由粪夫而升为监工了。一切,我都像靠田吃饭的农夫或靠儿养老的父亲一般甘心情愿地去劳作。为了怕孩子们在这好容易才得梅的同意照成的像上拉尿,我得随时经心地照顾。经验赐给了我一条定律:只要这东西后部一撅,就赶紧把它捏到外面;虽然多少次捏错了,狠心地硬由它嘴里,扯出长长的闪光纤细的丝绪。有时竟会扯断了,害得它毫无主宰,怔忡好半天,才不知由哪点儿的启发又续上端头。

这工作实际是两个人负责。梅一下学,我就该休息了。

吐丝的蚕和吃叶的蚕可不同了。如果一条生命都有它发展的阶段,那我可以这样说,当蚕幼少的时候,实在常常可以看得出它那腼腆羞涩处。中年它像“人家人”,外貌规矩,食物却不必同家中人客气。及到壮年,粗大的头,粗大的身子,和运行在粗的身子里的粗大的青筋都时刻准备反抗的。握到手里,硬朗不服气得像尾龙门的鲤鱼。若是由它嘴里夺去它正咬着的叶子时,它会拚死地追,直追到嘴里才能干休。它爱竞争,纵使叶子有富余,竞争也还是免不掉的事。如今,这暮年的蚕可不好了:身子柔软得像一泡水,黄而透明得像《吊金龟》里喊吾儿的老旦。那么龙钟,那么可怜,那么可爱!生活在它们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所以谦和温柔,处处且来得从容。

有时,梅和我迎着窗并肩坐着,守定工作的孩子们。一条蚕在我嘴角的痣上织来织去,总也不走。最后是把一根丝拉到同一位置的梅的痣上去。我俩相顾都笑了,笑这淘气的蚕。那个又在梅的眼睫上一来一去地铺,铺得像欧洲贵妇的面纱。梅怕把眼珠铺瞎了,就骂声讨厌,挪了开去。然而死心眼儿的蚕偏又转回了头来铺。

有的蚕东织西铺地不在乎成绩,也没有一定的方向,我们唤它作浪漫派。有的缩在像角,如图案画家似地按排就绪地铺,铺成齐整的丝边,我们叫它作古典派。我们利用浪漫派装饰像心,利用古典派建设像边。各派的

孩子们在我们的调度下，便按着个性认真地作去。私下也许是报答在那养育之恩吧！它们或者会把那星波的梅的眼当成柳塘，把睫毛当成荻岸，把眉当成青嶂，把新剪的头发当成旷古的森林。发间插的那朵玉兰也许成了深林里的古井或是练洁的一饼圆月。我的鼻子也许成了长城，嘴也许是无底的山洞。我俩坐得那么紧，简直把蚕全忙在一堆了。

日子过去了多少，看看这张像片绣的厚度就可以知道了。几天的工夫，一张雪白柯达纸已织成金黄色了，灿烂得可以比晚霞。但是，可怜的蚕呀，却消瘦得比才生育完的妇人还惨凄。一张欢愉的像片上蠕动着几条枯瘦老暮的生物，真是如喜宴上奏起哀乐来一样地煞风趣。

一个黄昏，梅握着两只给太阳吻过的蜜柑，披着一身晚霞看我来了。落日的一抹余晖正洒在案头的像片上。梅一眼看见蚕肚里的丝快吐净了，动作一天比一天呆滞，身体一天比一天瘦小，就唏嘘起来。她带点鄙夷地说：得了罢，也该让它们歇歇。看，活儿作得多好，你真狠得叫它们一寸丝不留地死去吗？这是一个母亲型的女人的真话，但这却冤枉了我，因为我原想叫它们各尽所能呢。想想看，把一个未吐尽丝的蚕埋葬到永息的地方，还不是和把一个充满了热烈理想的豪杰塞进棺材一样？然而梅的话终于打动了怕作客鬼的我，于是我们计划起蚕的养老问题。

有的心理学家说，一个人童年干的事长大了还会重演，这话在我身上可就不假了。幼时被我喂养过的蟋蟀，身后都曾享受过我安排至周的葬礼——一具填了花纸的丹凤火柴盒制的小小棺材，一些食食物，一星儿水，有时，还不能吝惜一点点眼泪！如今，商量到蚕的养老问题，我马上隔山一跃就跃到棺材问题上去。梅说，傻瓜，它还要变蛾子呢！于是，又回到养老问题。鉴于动物眷恋故乡的本能，我们的决议便以为把原有盒子作养老院最为得体。梅自荐处置这件事情。

一阵愈来愈微的楼梯声——停一下——又一阵愈来愈响的楼梯声，梅蝴蝶一样地又飞回到我面前了。一手握着一团新棉花，一手是些枯了的叶子。我问，她斜睨了我一眼，说：你不得过问。我只好看，看着她把棉花舒

舒坦地铺在匣子里,周围撒上剪碎的叶末。然后把六条懒懒的老蚕——这时我已丢掉了团团,甚至孩子的感觉,而且没有资格那样称呼它们了,因为它们比我还老迈呢——轻轻地安置在棉花上。它们也就像住医院三等病房大屋子里的病人一样,不作声地躺下去了。梅伤感地搓搓手,屈下身子向它们说:安心地作梦罢!你们惟一心爱的东西,我都堆在你们身边了。愿这气息洗去荒年的印象,使你们的梦境丰满。放心,我们要好好待你们的子孙,把你们一代一代都埋在一块儿。

然而身子弯成齿形的镰刀似的老蚕们却毫无动静,只酣酣地睡去了。

夜,由山边,由江上波涛似地袭来了。

我俩如黑袍长髯的神父似地围立在它们的死床畔,守着这六条无可责贬的生命,直到夜色顺便带进来一个老太太的声音时,梅就被叫回家吃饭去了。

1933年9月29日,海甸。

(原载1933年11月1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第12期,后收入《篱下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初版)

邮 票

生活转着多种的轮。抓着一只,就会成这人一切向望的中心。

我的生活一向就离不开玩耍。如同前年高夫球时兴的时候,我的闲暇就都消磨在大华球场里了。在课室里还研究球洞和路线,梦里仍像握着那条细长粗头的棍子,向着一个极蜿蜒的球门撞。撞着了,会乐得把被子踢个窟窿。可是这把戏一熟,就没味儿了。我有着许多顶体贴的朋友,在我对这玩艺的兴趣刚要绝尽时,就又拖我到别的上面玩。人家都捧我,说我这不会发愁,贪玩的性情是我一生的幸福。不过他们不知道为了功课,我给人作过多少大揖了。

今年又给一个同学染上了收集邮票的癖好。起初,人家分我几片印着热带植物或美国自由神塑像的邮票。我觉得怪好玩的,就随手塞在书本里了。

渐渐地,由这朋友的好意,我有的邮票竟够填满一个信封了。闷的时候把这些被重重舟车由地球各角带来的纪念物倒了出来,排在桌角摆弄摆弄,欣赏诸民族伟人的丰采或那辽远国度的山水风光。愈看愈觉得这些废物潜藏着一种珍贵,就决定买一个本子分类地贴了起来,并托国文班黄老师题上

“万国邮票集”五个颜字。

想初贴本子的目的只是免得遗失。贴了起来,像个有家室的人,占有欲竟勃发起来了。我不但要多,而且要齐全。如果全世界的邮票都给我集到,那份欢慰不比作皇帝小。

那同学见到他的耐心已培植起我的兴趣来,也就不那么慷慨地分润了。而我也不好意思再麻烦他,就开始向认识的人讨。见到了不大生疏的人,总忘不了问:有没有什么用过了的特别邮票?常常忘记,问重复了,就会被人嘲作邮票迷。对于一切垂问我近来作什么消遣——一句最常问到我的话——的时候,我总毫不踌躇地回答:在搜集邮票。有了别忘记给我。

于是,被人唾弃的字纸篓从此成了我的金矿。我总希望在那堆废纸里摸到一片,比方说蒋介石北伐纪念的邮票罢。这向望显然地不会结果子,有时反而摸到很脏的东西。为了邮票,我不怨天,也不尤人。

同学中认识我的,爱逗我说:有多少国了?我的回答总掩不住我的贪心:不多,等你给我呢!

有一天在植物学的班上,当教员在黑板上描画海棠子房的构状时,我一翻讲义,偶然翻出几片新获到的大清帝国邮票。我正端详那古铜色团龙的姿势呢,坐在我右边的同学把一个蓬乱的头探到我的座位里来。为了怕先生注意,我赶忙藏起,并侧过头来看他那清癯的脸,眉间带点苦像。他自觉冒失,就向我点点头,表示歉意。

这人我晓得,好像叫赵什么的,去年才转学来的。同学中谁也不理他,他也不理谁。我倒不在乎。我们每礼拜除了这门还有几何学也邻座。晚上自修他在我前三行,好像是七十五号。按说该认得,可是他嘴唇连动都懒得,我凭什么跟这没人理的打招呼?活着不痛痛快快的,整天皱着一堆愁眉,像是打了闷头官司似的。我最不爱看人苦像。我的朋友多半是挺红的脸,成天不是背着冰鞋就是夹着球拍,高高兴兴地玩。这人可不。我们在操场踢球,他把两只手缩在袖筒里,兀自地沿着校园南墙的一行小松树走。班